

曉峯
石欲
陽曲
折路
梅遠
黃文男
畫



1.

藝術啟航・見證世代交棒

1944年2月出生於高雄大埤湖山坡的黃光男，小時候和窮苦二字為伴。初中三年級時受蔣青融啟蒙，奠定書畫基礎。為了說服黃家父母讓他學畫，蔣老師還贈送糧票、紙筆墨硯、幫忙找工讀的機會。蔣青融為徒弟取了「石坡」的名號，並讓他在「海天藝苑」觀摩，後加入蔣氏門生社團「墨林藝苑」。

師生情是一輩子的銘刻，蔣老師不但是黃光男在繪畫上的師傅，也是求學生涯的如師如父。



【本頁圖】

1972年，黃光男（右）與初中美術老師蔣青融在梅山晚晴山庄合影。

【左頁圖】

黃光男，〈巉巖石欲墜・曲折路將迷〉（局部），1968，水墨、紙，181×88cm。

大時代下第三代畫家

1944年2月出生的黃光男，雖然還在襁褓之中，懵懂之際也算是見證了大時代下的轉折——隔年的8月15日，當大日本帝國向同盟國（以中、美、英、蘇為首）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轉到國民政府手上，半世紀的殖民主義於焉結束，此後命運大不同。

這個世代的臺灣美術發展，和日本時代下臺灣美術起步相比，狀態是截然不同，更多元複數、更刺激。

回顧日本時期的臺灣美術，可謂風起雲湧，蔚然成勢，是臺灣現代美術運動的第一波。夾雜著殖民與現代化的雙重計畫，學者稱之為「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對殖民地和人民而言，是「既恨又愛」的矛盾情結，頗像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1972），澀澀、酸酸、甜甜。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段時間的藝術成就斐然，有目共睹，且開風氣之先，甚具時代性意義。例如：由臺日畫家及藝文人士所發起、總督府促成的十屆臺展（臺灣美術展覽會，1927-1936）加上六屆府展（臺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1938-1943）形成了官展系統，是臺灣美術系統的基本骨架。這不但和法、英、日等國家的「沙龍展」（Salon）

同步，也是戰後全省美展（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1946-2006）及全國美展（中華民國全國美術展覽會，1929-2007）的模本，甚至臺陽美術協會展覽會（1934-）也可以說是民間沙龍展的形式。新媒材方面有東洋畫、西洋藝術（油畫、水彩、雕塑）等的引入。藝術教育系統方面，臺北師範學校開始新式美術教學，如科學觀察、戶外寫生等。藝術家方面如「第一代畫家」、「臺展三少年」、日本

1952年，黃光男與叔父黃萬來（後排左）、叔父友人及表哥楊光政（前排右）合影，前排左是年約八歲的黃光男。





1929年赤島社舉行第1回展覽，會員合影於現場。

教師及臺日籍畫家交流等，構成新興的文化階級。風格特色逐漸形成，有「地方色彩」、「印象派」、「風景畫」、「美術運動」概念的產生。繪畫團體更如雨後春筍般地此起彼冒：臺灣水彩畫會、七星畫壇、赤島社、春萌畫會、梅檀社、ムーヴ（MOUVE）洋畫集團（1941年改名「臺灣造型美術協會」）等。藝術觀點、論述也紛紛在報章發表，形塑新的公共領域，共同關心藝術、鼓動藝術。而社會也相當關注藝術活動，給予一定程度的肯認。贊助者也相繼出現，公開或默默支持藝術活動……，以上在在說明臺灣美術社群已逐漸穩步發展、蓄勢待發。

[左下圖]
1938年，第1回府展審查員合影。前排左起：山口蓬春、中澤宏光、野田九浦、大久保作次郎；後排左起：鹽月桃甫、役所人員、木下靜涯。

[右下圖]
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第1回臺展最終審查現場。



即便政權轉移了，創作的仍然會創作、教學依然會進行、活動還是會舉辦、制度在調整後依舊運行；藝術總是會傳承下來的，因為那是人的表達、時代的印記。讓我們稍事鋪陳一下擺在黃光男出生後二十五年的情景，可謂風起雲湧、浪濤拍岸：

- 國民政府移都臺北，文化氛圍丕變：日本文化漸退，中國文化認同取代。黑白木刻版畫興起，直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才煙消雲散，由現代版畫接棒。大陸藝術家隨著來臺，在臺灣展開藝術事業「第二春」，當然也在藝術教育上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 1950年代，美國文化因美援關係刺激臺灣現代美術，抽象繪畫、裝置藝術首波出現。
- 約莫於1946年發生的正統國畫論辯，傳統與現代（特別是抽象水墨）、民主與共產的意識鬥爭激烈。也因此，日本畫（膠彩畫）家於此階段乃轉而低調。此論爭直到1983年林之助提議將國畫第二部定名為膠彩畫之後畫下休止符。
- 藝術專門學校或科系紛紛成立，臺灣始有專門培養藝術創作的學

周瑛，〈春滿人間〉，1949，
木刻版畫，28.7×39.8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園：臺中師範美術師範科於1946年，成為最早的美術專門科系，但僅一屆即停招。師大（按：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時為省立師範學院）勞作圖畫專修科於1947年成立，隔年升格為藝術系；現為臺北

教育大學的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藝術師範科也於同年成立。接著臺南師範學校藝術科於1950年招收第1屆學生。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即藝專或現在的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成立於1955年，1962年始成立美術科，分設國畫、西畫、雕塑三組。文化大學於1962年成立藝術研究所，隔年成立臺灣最早的美術系大學部。

-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接下來的白色恐怖，思想箝制、言論控制也波及藝術圈，如黃榮燦、劉振源、陳澄波等；創作議題也屢見不鮮，如廖德政的油畫〈清秋〉、李石樵的〈大將軍〉等；此後作品屢屢受到政治干擾，如林玉山的〈獻馬圖〉、秦松的「倒蔣事件」、李再鈞的「紅色雕塑事件」。
- 1955年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立，成為臺灣在國際上交流與接軌的平臺，如巴西聖保羅雙年展、中國現代藝術巡迴展。十年後，臺北的故宮博物院成立；1983年，臺北市立美術館成立；國立臺灣美術館於1988年成立（原臺灣省立美術館），此時臺灣博物館版圖逐漸完整，而黃光男爾後乃成為「傳統與現代兼備」的兩館館長（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美術館）。
-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蔣介石隨後於年底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軍中文藝，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批孔揚秦。
-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臺灣掀起鄉土文學、美術運動，以本土文化之鞏固抵抗帝國主義。

這樣看來，有藝術天分的黃光男真的是躬逢其時，蓄勢待發。另一方面，戰後外省籍畫家紛紛來臺，加上中國化的文化認同政策，逐漸形



李石樵，〈大將軍〉，1964，油彩、木板，65×53cm。

成一股文化強勢力、若不論輩分或資深，而是以先後到來論，可稱他們為臺灣的第二代藝術家：于右任（1879-1964）、郎靜山（1892-1995）、馬壽華（1893-1977）……。除傳統藝術外，也有引介更新的西方藝術形式到臺灣者：何鐵華（1910-1982）、李仲生（1912-1984）……。

用這個視野來看，黃光男是迎接臺灣戰後藝術的「第三代藝術家」。這個世代，承先啟後，更為複雜多元，不但現代、而且傳統，不僅地方、而且國際；內部不斷蛻變，外在又不斷衝擊，所以說，是個「左右逢源」的大機會時代，但也可能是「左支右絀」的掙扎年代，端看個人造化、努力與遠見。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反過來也開創時勢，黃光男就在這個既動盪、困頓卻又充滿機會、希望的臺灣社會開啟他的文墨志業，其生命軌跡著實反映臺灣社會的發展，包括藝術教育、博物館生態與文化政策之演變……他充滿對藝術的熱愛與文化事業的殷殷期待，有時顯現著恨鐵不成鋼的強烈理想性。如同《諸葛亮》傳所言：「公誠之心，形于文墨。」我們可以在他多元的水墨創作、藝術論述、文學書寫、博物館行政中，看到一股「藝／義氣」風發的機鋒，都

1970年，黃光男與自己的作品合影。



和黃光男源源不絕的創意不謀而合。他如何在人生際遇中乘風破浪，表徵著臺灣文化軌跡。要如何定位他的藝術與書寫、如何評價他的文化影響力，是臺灣美術史、博物館行政史與藝術教育史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寂苦童年過·花言鳥語伴

一般印象中，偉大的藝術家總是會有一段苦難的日子，方見其偉大，典型形象如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其實，人們不會自找苦吃，誰願意？苦，會找上人，因為時代、社會作弄之故；對個人而言，就解釋為命運，沒有選擇，只能接受面對。人們常於事後話當年，內容大部分都是艱難的情節，如此才能突顯英雄堅毅的特質。這應驗了孟子的名句：「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往後黃光男受訪時回憶這一段生活的艱苦，還頗為悸動：

常讓年少時的我有「想死」的念頭，懷疑人為什麼要活著，如今回想起來才深刻體悟到：正因為生活的磨難，才養成我充分利用時間以及韌性強的性格，即使碰到再大的困境，也能堅毅面對。

每每聽到〈農村曲〉這首歌，就想到一次在田裡除草卻抓到蛇的驚嚇記憶。他曾說：「感謝父母親，因為不識字反而讓小孩有自由發揮的機會。」這種反諷說法，實情是：父親參加藝專畢業典禮才知道他學畫，狐疑「這怎能當飯吃？」但木已成舟。

小時候的黃光男和「窮苦」二字為伴。丙級貧戶有多窮呢？位在現在高雄圓山大飯店附近，本是「遊農」（佃農中的佃農，即打零工的貧農）的父親租到可耕種的山梯田，雖然貧瘠，豐年尚可勉強維生，但惡歲時繳租後則必須以債養債，越做越窮。這是被剝削階

1959年，就讀小港初中時參加童子軍活動，右二排前面數來第三位是黃光男。





1969年，黃光男與弟妹合影，右起：四弟黃進權、黃光男、三弟黃進清（後）、五弟黃進德、二妹黃金蕊、大妹黃金玉（後）、三妹黃美麗。

級的宿命，舉世皆然。住的是豬圈旁的矮棚，豬的屎尿味常相左右。「家徒四壁」還不能形容這景況，日曬雨淋、颱風山洪更是家常便飯。

資源匱乏，能利用就充分利用。母親把黃光男獲得的獎狀切成四片來包甘草粉，因為「獎狀沒用」；但碰到人家偷自家種的芭樂，母親倒慷慨說沒關係。含辛茹苦的母親爾後當選高雄市模範母親。但黃光男後來卻不忍畫出母親的蒼老容顏，改以寫意的筆法捕捉她的神情。這也恐怕是當年許多人共同的記憶吧？只是困苦的樣態不一而已。黃光男在2001年出

版的《那個年歲》記錄了這段艱辛而堅韌的歲月，後來堅決奮發的個性也是在這種環境中磨鍊出來的。所謂「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或謂「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所言甚是。這兩句話不但是勵志的詩格言，未來黃光男小朋友的藝術旅程的確和梅花有直接而濃厚的因緣。

小時候，除了看偷偷租來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人相處的記憶不多，反倒是整天都和「大埤湖」(toā-pi-ô) 周遭環境為伍。大埤湖當時的行政區隸屬高雄縣烏松鄉（今高雄市烏松區），原屬鳳山曹公圳灌溉系統的埤塘，後軍方稱為「大貝湖」，蔣中正1963年巡視時指示易名「澄清湖」。不過，在綁著裹腳布的阿嬤（黃鄭修）口中，這一片是充滿神話的土地，地靈人傑，以前出過貴人（指「嘉慶君遊臺灣」的民間故事），將來也會。但是，最後總不忘加一句：「去工作吧，沒做沒飯可吃。」燒飯、洗衣、下田整地、拾穗、放牛、養雞、挖地瓜、採野菜……就是他的日常；不夠吃的時候，自己忍飢挨餓，讓弟妹先填飽肚子。此外，他每天還要挑四、五擔水上山，每次花半小時，直到結婚後還在挑水上

【右頁圖】

黃光男，〈閒〉，1985，
彩墨、紙，137×69cm。

山。所以，當時照片上的黃光男常常是彎腰駝背歪著頭，和其他年輕人直挺挺的樣子不同；甚至因為如此，他想加入管樂隊也被拒絕，因為姿態不正。艱辛生活就赤裸裸地印記在這年輕的身軀上。

黃光男在田野間看牛，那其實是一片長著荒煙蔓草的墳場，於是這小孩也看山、看草、看天空來度過單調而寂苦的時光，小小心靈便發展出和大小動物、各種昆蟲說話的獨特方式。他後來的作品偶有獨白的主題或畫題，應其來有自。他說：

小時候在田裡工作，就很喜歡周遭的花草動物，稻禾裡的竹雞、花生園裡的喜鵲烏鴉。家貧使得我並沒有太多機會可以安心讀書，但在做不完的農事之餘、讀書片刻後，我也常塗塗抹抹。

即便父母斥責，也不改其興致。這些苦澀回憶，發



【田園樂】

身為家中長子，幼年時下田、採野菜、養雞等幫忙父母分憂解勞、操持家務的經歷，使黃光男對日常景物有著細緻的觀察，常將臺灣蔬果的尋常圖像，信手拈來，勾墨敷彩，化作別開生趣的冊頁集錦。



①



④



②



⑤



③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① 〈田舍小品——洋蔥〉，2004。
- ② 〈田舍小品——筍〉，2004。
- ③ 〈田舍小品——葫蘆〉，2004。
- ④ 〈田舍小品——四季豆〉，2004。
- ⑤ 〈田舍小品——玉米〉，2004。

表在《聯合副刊》的〈筆墨幾許 我畫我思〉(2002.4.25)。或許就是因為和大自然的默契十足，日後他的花鳥畫或山水畫總是能不造作地表現出細膩的表情與深刻的情感。即便後來轉向半抽象水墨畫，那些「花言鳥語」仍然是他作品中的代言。老來偶而談起童年，總是圍繞這些「無言的世界」，當年的自然印記多少和成年後的文人畫、自然觀結合在一起。如果把這點納入黃光男的作品分析裡，應該有一定的意義與價值吧？

參加初中入學考，因為「考」字的閩南語發音和「ㄅㄛˋ」(射)鳥仔相似，竟誤以為要測驗彈弓打鳥，於是口袋裡還帶了「鳥擗仔」(tsiáu-phiak-á)準備著。筆試考完後還納悶著何時要比賽「ㄅㄛˋ」鳥仔呢！真是單純得可以。

師父暖牽·踏出藝術第一步

他總是說，自己小時候過得傻裡憨氣的，常常搞不清楚狀況，但憨得聰明、傻得有天分、有福氣。這個窮苦人家的小孩，老天給的福氣是有良師相挺。或者我們常聽到的正能量話語：「上帝若關了一道門，會開另一扇窗」。

1960年，黃光男就讀小港初中的第三年下半學期，學校來了一位外省美術代課老師蔣青融(1922-2015)。上課的第一天，講臺上擺了一個木瓜、兩個橘子，蔣老師要大家照著畫。平常美術課往往被挪去給別的「正課」用，所以也沒有真正畫畫的訓練。這位黃同學就依照老師的指示：「看到什麼就畫什麼」，於是把陽光直照在水果而反白且另一半是陰影的樣子描繪下來。三兩下完成，交卷了事，趕快回頭「讀冊」比較重要。隔天，蔣老師喚他到房間再畫一次。他自

1960年代屏師時期，黃光男(右1)與同學顏逢郎(左1)、呂金雄(左2)和老師蔣青融(右2)同遊嘉義梅山公園。



付肯定是胡亂畫惹的禍。桌上擺了幾張「有花花草草的畫」，當時沒有中國畫的知識，哪知道是文人畫中的梅、蘭、竹、菊？老師大概介紹了水墨、宣紙後，要他照著畫，如此而已。一個月後，全校週會頒獎典禮上隆重地宣布：「黃光男同學榮獲全縣國畫比賽第二名！請出列。」印象中，哪來的比賽？當刻他以為一定是大家搞錯了，於是躊躇著不肯上臺，經過再三唱名，硬是被導師吳子肇推了出來。原來是月前被蔣老師喚去畫畫的作品得獎了。

這是黃光男人生中第一堂的藝術課及創作獎勵，起步得又巧又好，有良師相助，也是伯樂牽引。蔣青融老師獨具慧眼，事後在班上說明了這頒獎事件的原委：

那天的水彩課，只有黃光男如此明確，留出空白作為畫面的光影，看來有獨特的看法，所以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練畫一些水墨畫參加全縣的美術比賽，果然得到好成績！

一位正在準備教師資格考的美術教員，想必也為五斗米掙扎，卻愛屋及烏，勉勵學生們要加強學問、吸收知識才能畫出感人的畫，這是何等的情操！不但如此，蔣老師還到他家訪視。知道學生生活清苦的境況，為了說服黃家父母讓這個小孩學畫，老師還贈送糧票、紙筆墨硯、幫忙找工讀的機會……師徒關係漸暖漸熟，黃光男也懵懵懂懂學得了水

墨畫的初步概念，如畫意、文氣等。甚至，蔣老師還帶著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參加「海天藝苑」的活動。藝術前輩雅集之際，他在旁邊觀摩著，開眼界也開美學心胸。這恐怕也是創了臺灣年紀最輕，參加繪畫團體的紀錄呢！

海天藝苑成立於1961年，成員有蔣青融、王廷欽、韓石秋、楊作福、楊襄雲、王宗岳、陳大川、李仲篋、熊惠民

1961年，海天藝苑第一次聯展合影，右起：楊作福、韓石秋、王瑞琮、楊襄雲、蔣青融、王廷欽等。



等十四人。此團體1964年更名為「高雄市中國書畫學會」並正式登記成立，後來黃光男在高雄時期也於1982年擔任該會理事長，退下來後為名譽理事長。這真是冥冥中早有注定，蔣老師難不成已預知黃光男同學將來會延續海天藝苑的命脈？

不但如此，蔣青融還給徒弟兩個名號選擇：石奇或石坡。黃光男最後選了「石坡」。老師還特別強調不是和蘇東坡有關，而是希望他能像石材一樣琢磨的意思，所謂「石孕育，山含輝」。黃光男一直使用此名號至今，當然有不忘師恩、師誨、能與老師常相左右的含義；另外也偶而以這兩個筆名發表文章。再延伸開來，「石坡」有逐步爬升但要費些力氣才能登高望遠的期勉寓意。當然也有意境的暗示，如杜甫名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或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直接用「石坡」一詞者則有南宋樓鑰〈游隱清〉的「瀑泉奔放石坡陀，回首清游歲幾何」。

另外，黃光男也加入蔣青融門生的「墨林藝苑」（也在1961年成立），成員有王鎮華、張順長、陳自然、廖伏羲、鍾岍（鍾弘年）、王南雄、李重重、左錦城、張清志等。直到1986年仍見報載於臺北市國軍文藝中心舉行二十五周年紀念展。

黃光男2018年《近代美術大師的講堂》以〈蔣青融與藝術教育：品質層次在教養〉回憶這段美好而感恩的日子，讀來令人動容。黃光男於此文結尾道：

綜觀他一生的求藝與教學，熱情洋溢，卻是獨善其身後而兼善



1962年，黃光男（右）與畫友王南雄合影於「墨林畫會」畫展。

1968年，黃光男與高雄市畫會「海天藝苑」等書畫名家合影，右二起：韓石秋、黃光男、顏小僊、楊作福、王廷欽等。



天下，譬如獨鳥盤空、睥睨寰宇、再造新境。作為學生的我，感念其如父母的恩情，從窮鄉僻壤的鄉下，鼓勵栽培我為社會國家盡力，亦得在藝壇上再承教誨，衣鉢真傳。

蔣老師不但是黃光男在繪畫上的師傅，也是求學生涯的如師如父。若仔細比較這對師生的梅花作品，還真的是有幾分神似！

湖南省常德市人的蔣青融，畢業於南京美術專科學校（1933年創立，1949年解散）。隨國民政府來臺後，曾於臺北淡水初中教過蘇峰男，因愛梅而畫梅，小港初中待一段時間後就搬到嘉義縣梅山鄉的梅山初中任教（一說：為避開師生戀），專心於畫室「晚晴山庄」創作。1983年因右臂受重傷乃停止繪畫兼退休。有不少出版，如1949年的《國畫簡史》，1962年《疏影》畫冊，1973年出版《孤山心吟：梅山寫梅十一年》，接著1975年《梅心》、1982年《一樹梅花一放翁》，1987年編有《青融書畫記》，1989年《寒江書畫別冊》及回憶錄兩冊，1994年更捐畫義賣協助成立梅山文教基金會，2010年曾舉辦「九十華誕書畫傳承教育菁華展」。1970年蔣老師曾獲得「全省教員美



蔣青融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海報。

展」第一名，2014年獲頒第7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除聯展之外約有十數次個展，如：1988年國軍文藝活動中心，1990年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1991年臺灣省立美術館，而1994年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的展覽正好也是黃光男擔任該館館長的最後一年。

蔣青融觀察梅樹及梅花入微，他的梅畫千姿百態。透過筆刷回轉皴擦，表現蒼勁的枝幹，表情更具豐富的戲劇感，神氣十足。用筆用墨濃淡得趣，布白匠心，動靜皆宜，線條剛柔相濟，神清氣靜、韻味天成，充滿文人雅致與靜觀自得的悠興。他畫的梅傳為一絕，自稱「蔣式梅花」，精於古琴與書法金石美學的張清治（1943-）說他是「梅花道長」、「國花堅持第一人」，過世時報紙讚譽其為「墨梅大師」、「兩

岸畫梅第一人」。黃光男對恩師的梅畫，有心領神會的评价：

蔣老師用側筆畫出具空氣感的飛白，用中鋒畫出堅強的梅枝。……他的墨色濃淡乾溼層次豐富，明暗調子可達七至八層。最重要的是彰顯梅花性格，畫梅習其骨，結構氣勢要往上，往下一定要有轉折，代表文人畫精神寧願斷也不能妥協，象徵揚眉吐氣。

蔣老師鼓勵創新面貌而不泥古，在一篇為友人王瑞琮而寫的評介直



蔣青融，〈霜中玉蕊寒〉，
1976，水墨、紙，
44×58.5cm。



黃光男，〈十全報喜·國花獻瑞圖〉，1981，彩墨、紙，
88.5×180cm。



白地說：「在繪畫的領域裡，人家走過的路你再跟著，便是落後，便是稿子手，都會使人不屑一顧的。」他最最得意的弟子黃光男日後水墨面貌多變而風格獨具，算是有秉承師訓吧？

常言道「如師如父、亦師亦父」，蔣青融真的是黃光男的「師／父」。有了良師帶路，黃光男的藝術起手式是漂亮的。

十七歲的他，就這樣帶著傻氣，以優異成績保送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今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普通科就讀。師範體制是公費制度，不用花家裡一毛錢，可大大減輕父母的負擔。

師範期間黃光男常與老師保持聯絡。有次，蔣老師看他的花鳥水仙畫作有些許新意，幫他題字還代為付資裝裱，而且獲得第5屆全國美展（1965）入選的榮譽。對於一位師範生來說，真是一大鼓舞！一張1972年〈回顧〉的作品，黃光男以八大山人（1626-1705）的手法描繪菊花枝下一隻瞪眼回看的鳥，筆力遒勁、墨法輕盈，為師的在該畫右上角題款：「畫裏一枝看更好，閒中三徑趣偏賒。黃光男寫意，壬子秋蔣青融題」。師生情誼，一切盡在不言中。黃光男擔任北美館館長時，他仍感念老師的教誨：



蔣青融老師不但幫助我求學習畫，幫助我甚多，還曾教誨我：「當你還有一分能力時，就不要吝嗇去幫助人。」老師自己身體力行，這句話影響我一生；直到今天，我總是拚命的努力，無疑就是遵循老師的話。

黃光男爾後熱心助人，不遺餘力，乃源於此。這一段師生情是一輩子的銘刻，所以他常說：「現在可以稱老師的人並不多，如果沒有蔣青融老師，我不會走上藝術的路。」

[左頁圖]

黃光男，〈回顧〉，1972，彩墨、紙，78×33.5cm。

[上圖]

蔣青融（右）與黃光男一同賞梅合影。

[右圖]

黃光男的作品〈斜陽〉，由恩師蔣青融題字，約完成於1978年。

